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巽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逵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八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以下史類

三代世表序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葢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

多闕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虚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黄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春秋歴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

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强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繇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簒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

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

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歴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説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歴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以陪臣執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弑簡公而

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

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强兵

并敵謀詐用而從衡長短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

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

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

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强也然卒并天下

必非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

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

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

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仁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

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繇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若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

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司馬遷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强國興焉

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吴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吴越而内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宫觀僭於天子

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至西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

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

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

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絶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支庶無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

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終始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

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强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 司馬遷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外戚世家序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巳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姙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

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儒林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繇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

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

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

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

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

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滞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巳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巳下補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

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

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

斌多文學之士矣

酷吏列傳序 司馬遷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

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

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游俠列傳序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

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

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

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滑稽列傳序 司馬遷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

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

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蘄孫昌昌為秦主鐵官

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狥朝歌諸侯
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内郡
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
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
傳曰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

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險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

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羮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敎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

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踈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

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

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

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

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

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名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欵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並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愽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
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建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兹於
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
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

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

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
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封爵邑推恩行義其
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年表賢者紀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恊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黄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

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翻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殺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

權于幽番番黄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

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絶舜禹是説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及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

傾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
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懐王
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
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
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

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
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
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絀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
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

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瑯琊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内淫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塡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絶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偩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

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絶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卒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刼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禄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内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厯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刼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寛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衞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内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説主耳目和主顔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筴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

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

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巽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馮薑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

異姓諸侯王表序　漢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歴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

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横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横發乎不虞適戍强於伍伯閭閻偪於夷狄嚮應磨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

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序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懐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壊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闗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傾歴載八百餘年數極徳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絶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

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

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頴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吕之難成大宗之業者亦頼之於諸侯也然諸侯

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税

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强弱之變明鑒戒焉

王子侯表序上 班固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王子侯表序下 班固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

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録旋踵亦絶悲夫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班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

數裁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閒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亡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

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寖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録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絶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内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

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録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寵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絶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隷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

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紀究其本末並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序　班固

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倈春秋列潞子之爵許

其慕諸夏也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西域傳序 班固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

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

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

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並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

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兹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貨殖傳叙 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隷抱關擊柝者其爵禄奉養宫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

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摯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

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晏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

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游俠傳叙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强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

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霸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霸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

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叙傳　班固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

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壹生孺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為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況生三子伯斿稺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

麗誦説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並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

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
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
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
宜頗攝録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
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
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
故郡上父祖塜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
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道病中

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倢伃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眂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

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如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庇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

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乃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禄勲上於是引商丹入為光禄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薄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悦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

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斿之卒也修緦

麻賻賵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稺無所上琅琊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稺絶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稺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禄終身繇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性寛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

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宫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内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

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絶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顔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

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兾州時隗嚻據壟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嚻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

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輕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外内騷擾逺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

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乃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為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

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

皇后紀序 宋范煜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宫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

祭賔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内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

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宫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

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

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别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纉西京外戚云爾

孝行序　范煜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禄養之

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繇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尚志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益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母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

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

高隱序　范焜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黙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有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

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

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

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茍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宦者傳序

范煜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

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

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内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繇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之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

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緣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屛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

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

緣閒搖亂區夏雖忠良懐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乗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五